

爱尔兰国宝级畅销书作家

梅芙·宾奇

Maeve Binchy

塔拉路

Tara Road

李玉瑶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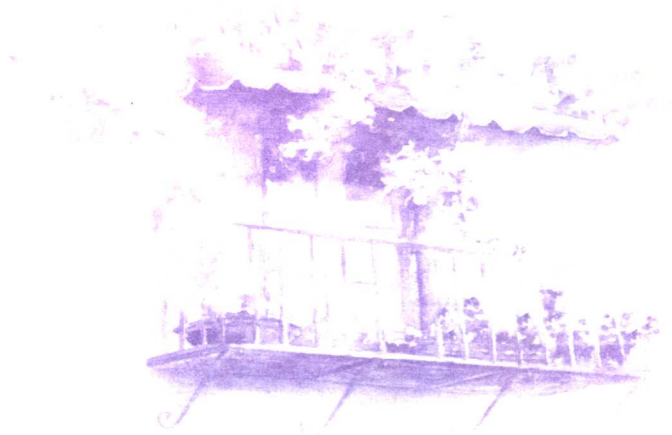
上海译文出版社

梅芙·宾奇作品

塔拉路

Tara Road

李玉瑶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塔拉路/(爱尔兰)宾奇(Binchy, M.)著;李玉瑶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5

(梅芙·宾奇作品系列)

书名原文: Tara Road

ISBN 7-5327-3598-2

I. 塔... II. ①宾... ②李... III. 长篇小说—爱尔兰—现代 IV. 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9323 号

Maeve Binchy

Tara Road

Copyright © 1995 by Maeve Binch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HRISTINE GREEN AUTHORS' AGENT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and 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s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4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图字: 09-2002-454 号

塔拉路

[爱尔兰] 梅芙·宾奇 著

李玉瑶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5.375 插页 3 字数 480,000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 7-5327-3598-2/I·2052

定价: 29.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公司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9
第三章	60
第四章	136
第五章	200
第六章	249
第七章	299
第八章	355
第九章	403
第十章	456

第一章

莉娅的妈妈一向非常喜欢电影明星。克拉克·盖博^①在莉娅出生的那天去世,这对她来说可是一件伤心的事儿。就在两年前,希拉里出生的当天,泰隆·鲍华^②逝世了。但不管怎么说,事情并没有那么糟。希拉里没有像莉娅一样为这位电影天皇送别。莉娅每次看《飘》时都怀着莫名的负疚感。

她把这事告诉了第一个吻她的男孩子,肯·默里。她是在电影院里告诉他的。事实上,当时他正要吻她。

“你真无聊,”他说,一边试图解开她的上衣。

“我不无聊,”莉娅情绪激动地大声说道。“克拉克·盖博就在银幕上,我只不过告诉你一些有趣的事儿。一个巧合。这不是无聊。”

肯·默里感到非常尴尬,他们吸引了无数的注意力。一些人在“嘘”他们,另一些人则在大笑。肯挪得远远的,蜷缩在自己的座位里,好像不想让人看到他和她在一起。

莉娅恨不得踢自己几脚。她差不多十六岁了。学校里每个人都喜欢接吻,或者说接过吻。现在她正要开始这样做,却弄得一团糟。她向他伸出手。

“我想你要看电影,”他含含糊糊地说。

“我想你愿意抱着我,”莉娅满怀期待地说。

他拿出一袋太妃糖,吃了一块;甚至没有把袋子递给她。一段浪漫小品结束了。

有时你能和希拉里聊聊,莉娅注意到。但不是在这样一个晚上。

“别人吻你的时候是不是不该说话？”她问姐姐。

“耶稣，圣母马利亚，圣约瑟，”希拉里说，她正在穿衣服准备出去。

“我只是问问，”莉娅说。“你应该知道，凭你和那些小伙子们的经验。”

希拉里紧张不安地四处张望，以防有什么人听见。“你能不能不说什么‘你和那些小伙子们的经验’，”她噓道。“要是妈妈听到了，那我们俩谁也别想再出去。”

她们的妈妈已经警告过多次，在这个家里她打算容纳任何轻浮的举止。一个带着两个女儿的寡妇，除了担心她的女儿们变成荡妇，永远找不到丈夫之外，要操心的事儿还多着呢。如果希拉里和莉娅能有她们自己的值得尊敬的好老公和好家，她死也瞑目了。所谓“好家”就是，在都柏林的高尚地带有一处带花园的房子。诺拉·约翰逊对她们生活档次的提升抱有极大的期望。比她们现在住的这个庞杂居住区更好一点的什么地方。但找一个好男人的方法并不是在出现的每一个男人前面炫耀自己。

“对不起，希拉里，”莉娅看上去深感懊悔。“但不管怎样她没听见，她正看电视呢。”

她们的妈妈一个晚上几乎不做其他的事儿。从干洗店回来时——她在那儿站柜台——她说，她累了。站了一整天，坐下来换个地方呆呆该有多好啊！妈妈不会听到任何关于楼上谈论的“和那些小伙子们的经验”的麻烦内容。

希拉里原谅了她——毕竟，今晚她需要莉娅的帮助。妈妈有一套制度：希拉里一回来，就必须把手袋放在楼梯平台上。这样一来，妈妈晚上起身去卫生间时就可以知道希拉里在家，然后安然入睡。莉娅的任务常常就是半夜把手袋放在那儿，好让希拉里什么时候都能蹑手蹑脚地进来，而口袋里只装着钥匙和口红。

“到时候谁来为我这么做呢？”莉娅很想知道。

“如果你继续在小伙子们试图吻你时说个不停，你就不会有这个需要。”希拉里说。“你不会想在外面待到很晚，因为你无处可去。”

“我打赌我要的，”莉娅说，但她感觉上却没那么自信。她的眼睛深处闪过一阵刺痛。

① Clark Gable(1901—1960)，美国演员，因主演《一夜风流》(1924)而获奥斯卡奖。

② Tyrone Power(1914—1958)，美国演员，其主演的《黑天鹅》曾获奥斯卡奖。

她确信自己看上去并不太糟。学校里的朋友们说，她非常幸运，能同时拥有黑色鬈发和蓝色眼睛。她不胖，也没有别的问题；她的色斑也没有铺天盖地。但是大家并不注意她；她不像班上其他女孩那样拥有某种光彩。

希拉里看见了她沮丧的表情。“听着，你很好，你有天生的鬈发，那是事情开始的有利因素之一。而且你小巧玲珑，小伙子们喜欢这个。情况会好转的。不论他们跟你说什么，十六岁都是最糟糕的年纪。”有时候希拉里真的会非常好。通常在这样的晚上，她想让莉娅帮她把手袋放在楼梯平台上。

当然希拉里是对的。情况确实好转了。莉娅离开学校，像姐姐一样修秘书课程。事实证明，世界上有很多小伙子。没有人特别不同，但她一点也不着急。在安顿下来结婚之前她也许会周游世界。

“不要总想着旅行，”她妈妈警告道。

诺拉·约翰逊认为男人可能视旅行为不检点。男人更喜欢娶可靠、冷静的女人。不到处闲逛的女人多得是。掌握男人的最新信息是非常明智的，诺拉·约翰逊告诉她的女儿们。这样你才能武装好自己投入战斗。这暗示着她当初可能没有为自己提供足够的信息。已故的约翰逊先生，虽然拥有灿烂的笑容，还潇洒地戴着他的帽子，却并不是一个好的养家者。他从来就不是生活保障政策的信徒，也不是它的用户。诺拉·约翰逊可不想到时候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女儿身上。

“你认为‘时候’什么时候才会到？”莉娅问希拉里。

“什么？”希拉里冲着镜子里的自己不断地皱眉。胭脂一定要抹得恰到好处。抹得太多，看起来像个肺病患者；太少，显得脏，好像你没洗脸似的。

“我的意思是，你认为我们俩什么时候会结婚。你知道妈妈谈论‘时候’到来时一贯的方式。”

“唔，我希望我先结婚，我是老大。你想也不要想抢在我前面结婚。”

“不会，我心里没有任何人。我只是想展望一下未来，看看两年后我们会在哪儿。要是我们能知道，那不是很棒吗？”

“噢，如果你那么焦虑，可以去问算命的。”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莉娅嗤之以鼻。

“如果你找准了人还是可信的。公司里的很多女孩发现了这位伟大的

人。她参透事物的方式会让你发抖的。”

“你没去见过她吧？”莉娅大吃一惊。

“不，我其实已经去过了，只是为了好玩而已。其他人都去过了，我不想成为惟一个不以为然的人。”

“还有呢？”

“还有什么？”

“她告诉了你什么？别那么小气，快说吧。”莉娅眉飞色舞了起来。

“她说我会在两年之内结婚……”

“太棒了，我可以做伴娘吗？”

“我会住在一个绿荫环绕的地方，他的姓以‘M’打头，而且我们俩一生健康。”

“迈克尔、马修、莫瑞斯、马塞罗？”莉娅口若悬河报出一串名字。“有几个孩子？”

“她说没有孩子，”希拉里说。

“你不相信她的话，是吗？”

“我当然相信。如果我不相信她，那花掉的一个星期的薪水有什么意义呢？”

“你绝不会付那钱！”

“她很好。你知道，她有天赋。”

“得了。”

“不，她确实有一种天赋。社会各界要人都向她请教。如果她不是拥有某种力量，他们不会这样做的。”

“她从哪儿看出的健康、姓‘M’的男人和没有孩子？从茶叶里？”

“不，从我手上。看看你的手掌边缘，小指下的这些细纹。你有两条，而我一条都没有。”

“希拉里，别那么荒唐。妈妈有三条纹……”

“别忘了还有一个孩子夭折了，所以是三个，没错。”

“你这么认真！你真相信了。”

“你问，我才告诉你的。”

“是不是每一个有孩子的人都有这些细纹，而不会有孩子的就没有？”

“你得知道怎样看，”希拉里有所戒备。

“似乎应该是你得知道怎样还价。”莉娅遗憾地看到一向头脑冷静的希拉里居然如此轻易地上当受骗。

“并不怎么昂贵的，当你想到……”希拉里刚开始说。

“啊，希拉里，拜托。一个星期的薪水就为了听这种垃圾！她住在什么地方，顶层公寓里？”

“不，当时是在大篷车里，一个摇摇晃晃的地方。”

“你是跟我开玩笑吧？”

“是真的，她并不在意钱。这不是生意或工作什么的，这是一种天赋。”

“是。”

“所以看起来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都不会怀孕的。”希拉里听上去非常有信心。

“不服避孕药可能会有危险的。”莉娅说。“我才不会完全听信‘菲菲女士’或管她叫什么的女士呢。”

“科纳太太。”

“科纳太太，”莉娅重复了一遍。“这难道不让人吃惊吗？妈妈年轻时总是去请教圣安妮^①或别的人。我们以前认为那愚蠢至极，现在却是摇摇晃晃的科纳太太。”

“等着瞧瞧你想知道某些东西的时候吧，你会像道闪电似的奔向她的。”

要知道一项工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实属不易，除非你实际去干，但到那时就已经太迟了。

希拉里先后在一家面包店、一家洗衣店做办公室工作，然后在一所学校里安定了下来。那儿没什么机会找到一个丈夫，她说，但是薪水不错，还有免费午餐，这意味着 she 可以攒更多的钱。她认为当“时候”来临时应该有点钱买房子。

莉娅也在存钱，但为的是周游世界。她先是在一家五金店的办公室工作；然后是一家生产美发用品的公司；接着稳定在一家繁忙的大型房地产公司。莉娅在接待台工作，负责接听电话。刚来时，她对这个领域一无所

① 据基督教《圣经》“外传”载系圣母马利亚的母亲，7月26日是她的纪念节。

知;但显而易见这是一个非常忙碌的行业。爱尔兰于八十年代早期开始繁荣,这首先反映在房地产市场上。不同的房地产经纪人与人之间,竞争异常激烈;莉娅发现他们像个团队一样紧密工作。

上班的第一天,她就认识了罗斯玛丽。罗斯玛丽身材修长,金发碧眼,非常漂亮;但是她和莉娅以前在学校和文秘学院里认识的其他女孩一样友好。罗斯玛丽也是和她妈妈、姐姐一起生活,所以她们之间立刻就有了相通点。罗斯玛丽非常自信,对发生的每件事都十分熟悉。莉娅原以为她一定是大学生或是对房地产市场非常了解。但情况并非如此。罗斯玛丽在这儿只工作了六个月;这是她的第二份工作。

“除非知道这工作是怎么一回事,否则在哪儿干都没有意义。”罗斯玛丽说。“如果你知道整件事是如何进行的,工作就会变得加倍有趣。”

这也使罗斯玛丽对在这儿工作的所有小伙子来说加倍的有趣。他们发现很难对她跨出第一步:事实上,莉娅听说大家在秘密打赌下注,谁会是第一个得分的。罗斯玛丽也听说了这个。她和莉娅边笑边谈论这件事。

“只是一场游戏,”罗斯玛丽说。“他们根本不是真的需要我。”莉娅不确定她是不是对的;几乎办公室里的每一个男人都以陪同罗斯玛丽·赖安为荣。但她十分坚定:事业为先,男人为次。莉娅饶有兴致地听着。这完全不同于她从家里获得的那条信息,她妈妈和希拉里似乎把婚姻视为重中之重,超过其他一切事情。

莉娅的妈妈说,因为影星们的逝世,1982年是可怕的一年。英格丽·褒曼死了,接着是罗密·施奈德^①和亨利·方达^②,然后是格蕾斯王妃^③猝死的骇人意外。你真正想看的所有的人都像苍蝇似的相继死去。

同样是在这一年,希拉里·约翰逊和马丁·莫兰订了婚。马丁是希拉里所在学校里的老师。

马丁脸色苍白、面带焦虑,来自爱尔兰西部。他总是说他父亲是一个小农场主,不是农场主而是“小”农场主。马丁有六英尺一英寸高,这让人

① Romy Schneider(1938—1982),德国电影演员,主演过《茜茜公主》。

② Henry Fonda(1905—1982),电影演员,简·方达和彼得·方达之父。

③ 即格蕾斯·凯利(Grace Kelly,1929—1982),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好莱坞形象的典型代表,因《乡下姑娘》一片获1954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后嫁给摩纳哥国王,退出影坛。

很难想象。他很有礼貌，大家都看得出来他很喜欢希拉里，但他却少了些热情与激情。他似乎总是心怀忧虑，星期天来家里吃午饭时他也一直言论悲观。

有个问题和每一件事都有关联。教皇访问英国时会被暗杀，马丁确信这一点。但是教皇没有访问英国，这只不过是走运罢了，他的来访做的也并不都是人们所期待的好事。福克兰群岛的战争在爱尔兰有所反响，印证了他的话。中东的战乱愈演愈烈，在伦敦，爱尔兰共和军的炸弹只是冰山一角。教师的工资太低，房价太高。

莉娅惊奇地看着她姐姐要嫁的这个男人。

曾经把一个星期的薪水扔给算命人的希拉里，现在整天谈论的是修鞋的费用，还有在优惠时段之外打电话是愚蠢的行为等等。

终于做出了决定，存款只够买到一幢很小的房子。那个地区将来会怎样是无法想象的。目前那里到处都是烂泥、水泥搅拌机、挖掘机、没有修完的马路和没有铺好的人行道。看起来她姐姐真正想要的东西是生活之外的什么。莉娅从来没见过她这么快乐过。

希拉里总是笑着，说话时握着马丁的手，哪怕是谈论像印花税和拍卖费这样非常让人烦恼的话题。她不停地转动、检查那枚钻石；钻石虽然很小，却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它是从马丁的堂兄为之工作的一个珠宝商那里买的，所以价钱划算。

希拉里对婚礼极为兴奋，婚礼将于她二十四岁生日的前两天举行。对希拉里来说，“时候”已经到了。她用极度的节俭来进行庆祝。她和马丁就整个过程的节流展开了竞争。

冬季举办婚礼是非常明智的。希拉里可以穿一套淡黄色的套装，戴顶帽子；都是穿戴过好几次的东西，最后会被染成黑色，再穿戴上很长一段时间。至于婚宴，他们将在都柏林一家饭店小吃一顿，就家里的人而已。马丁的父亲和兄弟们，都是小农场主；他们离开田地的时间不能超过一天。这除了让她高兴之外，不会有别的可能了。显而易见，这正是希拉里想要的。但是莉娅知道这些完全不是她自己想要的。

莉娅穿了一件鲜艳的红外套去参加婚礼，还用红色的天鹅绒发带在自己的黑色髻发上扎了一个蝴蝶结。她想，在欧洲最单调的婚礼上，她一定是最艳丽的伴娘之一。

到了星期一，她决定穿着这件红色殡相服去上班。罗斯玛丽惊呆了。“嗨，你看起来棒极了。以前我从没见你盛装打扮过，莉娅。说真的，你应该对衣服多点兴趣，你知道的。如果我们不找个什么地方吃午饭，展示给你该会是多么遗憾啊，我们不应该浪费机会。”

“算了，罗斯玛丽，这不过是件衣服。”莉娅有点不安。她觉得自己以前一定穿得像个乞丐。

“不，我没开玩笑。你应该一直穿这种‘震死他们’的颜色，我打赌你在婚礼上轰动一时！”

“我也乐意这么认为，但可能是我过分鲜艳，让他们都成了色盲。你想象不出马丁一家是些什么样的人。”

“跟马丁一样？”罗斯玛丽猜道。

“跟他们比起来，马丁简直是一团火，”莉娅说。

“看看，我无法相信你和昨天的那个是同一个人。”罗斯玛丽穿着她那套完美的淡紫色针织套装站在那儿，她的妆化得到位极了，而惊羨之情写满了全身。

“噢，你真的提醒了我。现在我不得不将衣柜彻底更新了。”莉娅在脱掉她的红外套前又旋转了一圈，一眼瞥见了办公室新来的人。

她早就听说会从科克城^①分部来一位林奇先生。很明显他已经到了。他不高，和她差不多。他很英俊，蓝色的眼睛和直直的金发；金发扫过他的眼睛。他的笑容点燃了整个房间。“你们好，我是丹尼·林奇，”他说。莉娅看着他，很尴尬被他看到自己穿着新外套踮着脚尖打转。“你真是美丽炫目！”他说。她的喉咙里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就像她刚爬上一座大山，喘不过气来。

罗斯玛丽开口了，因为莉娅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欢迎来到这儿，丹尼·林奇，”她面带微笑地说。“非常欢迎你来我们办公室。要知道，我们早就听说有一位林奇先生要来，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认为会是一个老家伙。”

莉娅突然对她的朋友产生了一阵前所未有的嫉妒。为什么罗斯玛丽总是知道该说什么，知道怎样在开玩笑的同时进行称赞、表示热诚？

① 高科克港顶端部分很近的一个爱尔兰南部城市，是大西洋的港口。

“我是罗斯玛丽，这是莉娅。我们的工作是为维持这个地方的运转，所以你得对我们非常友好。”

“噢，我会的。”丹尼保证。

而莉娅知道他很可能会加入谁会先从罗斯玛丽那得分的打赌下注之列。还可能会赢。奇怪的是，他似乎是对着莉娅在说话，但也许这只不过是她的想象。罗斯玛丽接着说：“我们正在找地方出去，展示一下莉娅的新外套。”

“太棒了！唔，我们有了理由，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地方，还有了解一下午餐时间有多长，我不想上班的第一天就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他非凡的笑容从这个转到那个；他们是这个世界上仅有的三个人。

莉娅说不出话来；她感到口干舌燥。

“如果我们能在一个小时之内来回，那么我想就没问题。”罗斯玛丽说。

“现在只剩去哪儿了？”丹尼·林奇说，直视着莉娅。这回世上只有他们两个人了。她还是说不出话来。

“街对面有一家意大利餐馆，”罗斯玛丽说。“这样可以节省路上来回的时间。”

“我们就去那儿吧，”丹尼·林奇说，目光没有离开过莉娅·约翰逊。

丹尼二十三岁。他伯父是一位拍卖商。他曾在一个小镇上做过各种事：酒馆老板、殡仪事务承办人，他还有拍卖商的许可证。丹尼离开学校后就去了那里工作。他们卖过谷物、化肥、干草，还有家畜和小农场，但随着爱尔兰的发展，房地产日益重要起来。接着他就去了科克城，他爱那里。现在他刚得到在都柏林的这份工作。

他就像过圣诞节的孩子一样兴奋，罗斯玛丽和莉娅一路上都跟着他。他说他讨厌呆在办公室里，喜欢和客户出去；但大家不都是这样的吗？他知道要在都柏林得到这种自由，还得费些时日。他过去常来都柏林，但从来没有在这儿居住过。

他住在哪儿？罗斯玛丽以前从没对别的人有过如此的兴趣。莉娅闷闷不乐地看着。办公室里的每个男人都会被她眼睛里的光彩、言辞中的趣味所捕获的。她从来没问过其他同事住哪儿，似乎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否有住处。但对丹尼却完全不同。“告诉我们你现在不是住在很远的地方吗？”

方,是不是?”罗斯玛丽把头歪向一侧。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男人能够拒绝把自己的地址给罗斯玛丽,并打探出她住在哪里。但丹尼似乎并不认为这是私人交易;这只是普通交谈的一部分。在他告诉她们他是如何幸运时,他的目光不断地在她们之间穿梭往返。他真是令人惊异的幸运。他认识了一位叫肖恩·奥布赖恩的有点不正常的人,又老又糊涂。一个真正的隐士。他继承了塔拉路上一幢极大的房子。他没能力重新整修,又不想为它操心、谈论它。所以他真正想要的是几个小伙子住进去,在那里生活。小伙子比姑娘们随意,他们并不需要一切都整洁、干净、有条理。他笑着向他道歉,就好像在说他知道这些小伙子都不可救药。

因此丹尼和另外两个年轻人就住在那儿。他们各有一间卧室兼起居室,照看着这个地方,除非可怜的老肖恩做出了什么决定。适合每个人。

这是怎样一幢房子呢?姑娘们想知道。

塔拉路杂乱无章。大房子的花园里种满了树,小房子都正对着街道。十六号是一幢古老的大房子,丹尼说。但现在败落、潮湿、破旧了。肖恩·奥布赖恩的可怜的老叔叔一定也跟肖恩本人一样是个不抱希望的人;它肯定曾经是一幢引人注目的宅邸。你对房子是有感觉的,对吗?否则干嘛做这一行?

莉娅双手托腮坐着,听丹尼说话,看着他,一直看着他。他是如此热情。房子后面有一个杂草丛生的大花园。它属于那类张开手臂拥抱你的房子。

罗斯玛丽让谈话一直进行着,并付了账单。他们穿过马路回来上班,莉娅在自己的桌边坐下。现实生活里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这不过是一时的迷恋或鬼迷心窍。他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喋喋不休的小个男人。他和其他人没有任何区别。因此她究竟是为什么会觉得他与众不同,觉得如果他和别人一起分享他所有的计划与梦想,她就会杀了那人?人们不是以这种方式生活的。接着她想起了两天前姐姐的婚礼。那也不是人们生活的方式。

下班前,莉娅走向丹尼·林奇的办公桌。“明天我就二十二岁了,”她说。“我不知道……”接着她就哽住了。

他帮她解了围。“你有个派对?”

“说不上,不。”

“那我们可以一起庆祝？今天是这件外套，明天是二十二岁生日。谁知道星期三我们将庆祝什么呢？”

当时莉娅就明白了，这不是一时的迷恋或鬼迷心窍，这是爱；是她曾经只是读到过、听说过、唱过或在电影里看到过的那种东西。它到她的办公室里来找她了。

最初，莉娅试图对丹尼的事守口如瓶，不想把有关他的事告诉任何人，不想和任何人分享。当他们说再见时，她紧紧依偎着他，就好像她从来也不想让他离开她的怀抱。

“你在向我传达非常有趣的信息，我亲爱的马利亚，”他对她说。“你既想和我在一起，又不想和我在一起。或者我是一个无法理解的愚钝的人？”他把头扭向一边，探询地看着她。

“这也正是我自己的感觉，”她直截了当地说。“非常困惑。”

“我们可以使之简化，对吗？”

“很难说。你知道，对我来说这将是很大的一步。我不想产生超出预料的结果。但是你明白，我没有和别人交往过。我是说……”她抿住了嘴。她不敢告诉他，除非她知道他是爱她的，否则她不会跟他上床。这会提示他该怎么说话。

丹尼·林奇用手托着她的脸。“我爱你，莉娅，你是这么可爱。”

“你确实爱我吗？”

“你知道我爱的。”

下一次，如果他邀请她去那幢凌乱的大房子，她会去的。但奇怪的是，在随后的那些日日夜夜里他根本没有邀请她。他跟她谈他自己，他的学生时代：在学校里，他因为个儿小常常被人捉弄，他的哥哥们教他怎么打架。他的哥哥在伦敦，两个都在。一个结婚了，另一个跟个姑娘一起生活。他们并不经常回家。现在通常去西班牙或希腊度假。

他的父母一直住在他们的老房子里。他们非常独立，和他们的红色塞特种猎狗一起散步。莉娅觉得他和他父亲的关系不太好，但尽管很想问问，她还是没有开口。男人讨厌那种涉及隐私的聊天。她和罗斯玛丽是从阅读杂志上的文章，甚至是从她们的亲身经历了解到这一点的。小伙子们不喜欢被问到感情上的事儿。所以她不问他的童年，不问他为什么对自己

的父母谈得那么少,为什么很少去看他们。

丹尼也不问关于她家庭的问题,所以她强迫自己不去唠叨在她八岁时父亲是怎样去世的;母亲怎样一想起他依旧痛苦和失望;还有希拉里和马丁的婚礼是如何的乏味。

在刚开始的那些日子里,他们并不缺少谈资。丹尼问她喜欢什么音乐,读什么书,度假时去过什么地方,看过什么电影,喜欢什么类型的房子。他给她看有关房子的书,指给她看她以前从未注意到的东西。他想拥有的是塔拉路十六号的那幢老房子,他告诉她。他会把它重新装修并细心照料。他会对房子倾注无限的感情,以致房子都会回报他的爱。

有罗斯玛丽可以交谈真是太好了。刚开始,莉娅还有所保留。她是如此害怕,也许罗斯玛丽再笑一次,丹尼就会离开她,投入罗斯玛丽的怀抱。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开始有了那么一点自信。然后她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罗斯玛丽:他们去了哪儿,他对什么感兴趣,在故乡他那奇怪而孤独的家庭。

罗斯玛丽饶有兴趣地听着。“你已经陷得很深了。”她最后说。

“你是不是认为这很愚蠢,只不过是一时迷恋什么的?你对这种事了解得多。”莉娅是如此渴望拥有椭圆形的脸蛋和高颧骨,这几乎让她很受伤。

“他看起来也陷得很深,”罗斯玛丽断言。

“他说他爱我,这当然了,”莉娅说。她在回答罗斯玛丽的问题,但不想听起来太自信。

“他的确爱你,从第一天起就非常明显,”罗斯玛丽说,手指上缠绕着她那长长的金发。“这是我见过的最浪漫的事。我说不出我们有多嫉妒你。一见钟情,整个办公室都知道。大家都不知道的是你有没有和他上过床?”

“没有,”莉娅坚决地说。过了一会儿,她又小声地说:“还没有。”

莉娅的妈妈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见到他。

“快了,妈妈。不要着急,好吗?”

“我没急,莉娅。我只是想指出你每个晚上都和这个家伙出去,已经好几个星期了。按照通常的礼节,你应该什么时候邀请他来家里坐坐。”

“我会的,妈妈。真的。”

“我的意思是,希拉里把马丁带回来跟我们见了面,不是吗?”

“哦，她是，妈妈。”

“那么？”

“那么，我也会的。”

“你会回家过圣诞节吗？”莉娅问丹尼。

“这儿就是家。”他做手势拥抱了一下整个都柏林。

“是的，我知道。我是说你父母的家。”

“我还不知道。”

“难道他们不盼望你回去吗？”

“他们随我的便。”

她想问问他远在英格兰的哥哥的情况，还有如果他们不在圣诞节围坐桌边一起吃火鸡，这会是怎样一个家庭。但她知道自己最好不要显得太好奇。“当然，”她毫无把握地说。

丹尼握住她的双手。“听我说，莉娅。等你和我有了一个家，情况将是不一样的。它会是一个真正的家，人人都想往回跑的家。这就是我看到的摆在我们面前的东西。难道你没看见吗？”

“哦，是的，丹尼，”她满脸焕发出光彩。她确实明白。真实的丹尼和她一样是个充满爱心的人。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女人。

“问问他圣诞节能不能来，好让我们看看他。”她妈妈要求。

“不，妈妈。谢谢你，但是不行。”

“他是不是要回乡下和家里人一起过？”

“我不确定，他也不确定。”

“在我看来，他真是一个不可靠的人。”她妈妈鄙视地说。

“不，妈妈，他不是那种人。”

“唔，一个神秘的男人……他甚至不能出场，给自己女朋友的家人一天的时间。”

“他会的，妈妈，当时机到来的时候，”莉娅说。

在公司聚会上总是有人失态。

今年是奥拉·金，甚至在庆祝活动开始之前，这位小姐就已经喝下去